

著 彥 周



婚 結 式 正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中 華

1941

五之輯選本劇

婚 結 式 正

著 彥 周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中 華

1941

目 錄

一、正式結婚·····	(一)
二、人財兩空·····	(三三)
三、國難夫人·····	(六一)
四、封鎖線·····	(八三)

正式結婚

時間：夏天

地點：××

人物：袁蘋 女明星，和九個男人同居過，可是 結過婚。

何安娜 希望把自己造成一個好萊塢的女明星，可是一切言語動作滿不對勁兒。

許奇 他認為男女的關係是大吃豆腐，可是總得誰也別吃虧。

魏凌風 飛行員，見了女人並不覺得點頭轉向的青年。

裁縫 西裝店的老師傅。

丁律師

茶房

景：X X一家高貴旅館的優等房間裏，凡是這類優等房間所應有的設備，這房間裏一件不少，而且陳設的是那們合適，這就是我們女主角袁蘋來X X的臨時行轅。

幕開時袁蘋吸着烟，安閑的在房間裏閑步。洗澡間走出來。

茶房 袁小姐，水已經放好了。

袁蘋 「來沙」倒上了麼？

茶房 已經倒上了，小姐。

袁蘋 噢，那們沒有事了。

茶房 正要往外走。

袁蘋 回來，回來！

茶房 什麼事，小姐。

袁蘋 除了魏先生以外誰來都說我不在家。

何安娜 （從門外一路笑着跑進來）小蘋，小蘋，嘻……嘻。我高興死了嘻……

茶房 剛剛把門一開，何安娜跑進來，兩人撞了個滿懷。

茶房 你……你這人……噢，何小姐。

何安娜 你怎樣不長眼睛呀！該死的。

茶房 是，是，對不起，何小姐，沒有碰着您吧？

何安娜 還沒有碰着呢？再踩得重一點，我的腳趾頭都被你踩掉了。

袁蘋 安娜，來換上我的鞋，你那鞋交給他去擦一擦。

茶房 總脫下來，我給你打打油去。

何安娜 去，去，去你的，少在這兒招我生氣。我看見你就生氣。

袁蘋 你去吧！

茶房是（下）

何安娜 真是倒霉。噢，小蘋？你聽我告訴你，我真高興死了。嘻嘻……嘻嘻……你猜，我買到了什麼？

袁 蘋 三花牌的胭脂？

何安娜 那已經早從香港帶來了。

袁 蘋 拔嘉的皮鞋？

何安娜 那我還有四五雙呢？這你一定猜不着，嘻嘻……嘻嘻……。

袁 蘋 我猜不着，你說吧！什麼的？

何安娜 什麼？馬蹄蓮！英文是沸……沸什麼的？

袁 蘋 Forgetmenot。

何安娜 噢，對了，對了，你提這們一個頭我就想起來了，沸……沸……什麼烙鉄，外國人結婚都用這種花。現在居然被我找到一家有得賣，我一共跟他定了四束

，兩束大的；你捧一束，我捧一束；另外兩枝小的是新郎一枝，男儂相一枝，小蘋，小朱說女儂相手裏的花應管比新娘手裏的小一點，那多麼難看呀！我當願不捧花，我也不捧小的。呃！小蘋，男儂相到底是誰？

袁 蘋 是和凌風同隊的一位少尉飛行員。

何安娜 你見過他嗎？

袁 蘋 昨天見過一次！

何安娜 長的怎麼樣？要是長的豬八戒的樣子，我可不高興跟他站在一塊兒。

袁 蘋 外形很好，也是高高的個子。

何安娜 最好我先見一見他。這樣吧，明天我請你們倆吃飯，請魏先生替我也約上他。

袁 蘋 這是我們的事，何必要你請客呢？

何安娜 不，不，這也是我的事。我就喜歡給人家做儂相，每次做儂相總要請幾次

容的！呢！小蘋，你說除了和你們一塊合照一張像以外，我們是不是要另外照一張？

袁 蘋 你們？

何安娜 就是我們兩個男女儂相。

袁 蘋 那也可以。

何安娜 小蘋，所以我就贊成你，你一點也不封建，小朱封建死了，她說男女儂相合照一張照片沒有必要。封建，封建，她是十二世紀的封建腦子。

袁 蘋 自己高興照就照，何必管她說什麼呢？

何安娜 是呀，我不管，旁的我都可以聽人家的，可是我戀愛的事……不，不，我交際的事，我不願意誰來反對我。我就是這們一個非常……非常……

袁 蘋 你是說非常倔強的嗎？

何安娜 倔強？不，倔強這個字眼太不好，我想應當是非常前進的一個女性。

袁蘋 是的，我們何安娜小姐是一個非常前進的女性。

何安娜 可是要和你比起來，我可還算不了前進了，你有了九個愛人，而我還……

唉！呃！小蘋，你看我最近是瘦了些了吧！

袁蘋 瘦多了。

何安娜 我也覺得我瘦得多了，你看我的衣服大出這門許多來了。可是那些該死的

一見面好說：「安娜你又發福了。」我頂不愛聽。小蘋，你說我照起像來是低一點頭的「開末拉廢斯」好，還是昂一點頭的「開末拉廢斯」好？（說着擺了一個姿式）

袁蘋 這樣就好。

何安娜（擺了另一個姿式）身體這樣的姿式的「開末拉廢斯」好吧？

袁蘋 很好，很好。

何安娜 我自己也滿意這個姿式，呃，小蘋。你們結婚以後去不去度蜜月？

袁蘋 這還沒有計劃。

何安娜 我想你們可以坐飛機去度蜜月，反正航空隊有的是飛機，魏先生又是飛將軍，你們兩個人坐一輛飛機吧！一個大圈子不是很好玩嗎？不過你要告訴他當心不要開到火線上去呀！

袁蘋 你真是異想天開。啊！天氣悶熱的很，我想洗個澡，你坐一會，凌風就要來了。

何安娜 好，我在這兒替你招待他，你去洗吧！

茶房（在外）告訴你不在家不在家嗎！怎麼你往裏闖呢？

許奇（在外）我們是熟人，她不在家我在這裏等着她，

何安娜 一定是魏先生來了。

正說着門打開了，茶房和許奇一同在門口出現。

茶房 你這人怎麼這們……

袁·蘋·是你！

許·奇·是我，沒想到吧？（向茶房）你看我們是熟人吧！你們這裏還有空房間嗎？

茶·房·有，隔壁十三號空着！

許·奇·十三號？好，十三號就是十三號吧，反正沒有什麼幸運的事，給我留下吧！諾，這小箱子給我放到房間裏去。

茶·房·是。（接箱下）

許·奇·這位是……

袁·蘋·是何安娜小姐。

許·奇·噢！何小姐，我叫許奇，在重慶和袁小姐工作在一塊，生活也在一塊。

何安娜·噢！許先生，久仰，久仰，許先生編的戲我常看，真是有趣極了。嘻嘻……

嘻嘻……

許奇 這一次還有一幕戲要何小姐指教呢！不過現在要和袁小姐在這裏談幾句

話，如果何小姐不忌諱十三的話，希望你到十三號房間少坐一下。

何安娜 我可不到十三號去，我今天已經夠倒霉的了，腳趾頭差點被該死的茶房踩掉了。

袁蘋 安娜，那你到十五號去坐一坐，我知道十五號也空着。

何安娜 好，好，我去，你們談吧，等一會見。（下）

袁蘋 什麼時候到的！

許奇 剛剛下車。

袁蘋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許奇 誰不知道袁小姐是××別墅的老主顧。

袁蘋 我給你留在重慶的信你看到了？

許奇 看到了，你在那信上說我們倆的關係自那天起算是完了。

袁蘋 是的。

許奇 什麼理由？

袁蘋 沒有理由。

許奇 你願意那樣？

袁蘋 不願意我不會這麼幹。

許奇 可是我願意不願意呢？

袁蘋 我不管。

許奇 你覺得你一定就擺脫我了？

袁蘋 你覺得你找到我就拉住我了？

許奇 我沒有這個意思。

袁蘋 那們你爲什麼到這兒來？

許奇 找你。

袁 蘋：找到我，你打算怎麼樣呢？

許 奇：不打算怎麼樣，不過找到你請你主演一個戲，最近我編了一個劇本，要請你主演。

袁 蘋：現在我不演戲了。對不起，請坐一會，我要去洗澡。

許 奇：對不起，請坐一會，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袁 蘋：那們你說吧！

許 奇：這戲一定要你主演。

袁 蘋：告訴你，我不演。

許 奇：你一定願意演的，這戲名字叫「正式結婚」。

袁 蘋：什麼？

許 奇：這名字不壞吧！我就爲導演這戲來的。但是我得徵求你的意見，你是願意

我把他導演成悲劇呢？還是導演成喜劇？

袁蘋 你這是什麼意思？

外面敲門的聲音。

袁蘋 進來！

進來的是茶房。

茶房 袁小姐，陳昌鑫洋服店的裁縫來了。

許奇 做衣服？

袁蘋 是的。（向茶房）叫他等一等！

許奇 叫他進來。

袁蘋 叫他等一等！

茶房 到底……

許奇 上台演戲的服裝是很要緊的，你還是叫他進來的對！

茶房 是！（下）

裁縫 (上) 袁小姐，樣子你選好了嗎？

袁蘋 選好了，就照昨天看的那第二個。

裁縫 和頭紗用一種料子？

袁蘋 嗯！不過你要快做，不要就誤了我用。

裁縫 不是這星期日用嗎？星期六晚上準給你送到。

許奇 不但要快，樣子還要做得好，你做得好，看戲的都知道是你那裏做的，比

登廣告的宣傳還有效力呢！

裁縫 噢，這是演戲用嗎？那你放心，更錯不了，以前上海業餘劇團演戲的衣服都是我做的。

許奇 對，做得好，袁小姐下次演戲的衣服還找你做。

袁蘋 快量吧！

裁縫 好，好。對不起，先生，請你給我記一記尺寸。

許奇：好，好的，你量吧！

裁縫給袁蘋量尺寸，嘴裏報着身長，前胸，袖長等等的尺寸，袁參加着意見，這裏該長一點，那裏要短一點，許奇在旁邊用筆記錄。

裁縫（量完了）那套男禮服是按這位量嗎？

許奇：不，男主角還沒來。

袁蘋：你先在外面等一等。

裁縫：好，好。（收拾他的工具）先生，你們是那一個劇團？

許奇：我們……是社會劇團。

裁縫：新成立的嗎？

許奇：不，成立了許多年了。

裁縫：好，我到櫃上等着，聽你的招呼吧！（下）

袁蘋：你都知道？！很好！

許奇 不，我還知道得不詳細，你可再告訴我一點。

袁蘋 沒有什麼詳細的，老實的告訴你，我要結婚了。

許奇 結婚？你是說一個儀式隆重的正式結婚？

袁蘋 是的。

許奇 過去你從來沒有玩過正式結婚這一套把戲。

袁蘋 那是我不高興。

許奇 現在呢？

袁蘋 我高興了。

許奇 爲什麼？

袁蘋 不用你管！

許奇 你是僅僅高興那隆重的儀式呢？還是……

袁蘋 這你也無需知道。

許奇：爲了你跟人結婚，所以需要我離開你？

袁：難道你懂得更多？

許奇：可是……

袁：難道可是什麼？

許奇：難道可是什麼？

袁：難道可是什麼？

許奇：難道可是什麼？

袁：難道可是什麼？

許奇：難道可是什麼？

袁：難道可是什麼？

許奇：難道可是什麼？

袁：難道可是什麼？

袁蘋：那們你要怎麼樣？

許奇：我要請你注意，單單你玩夠了不行，我還沒玩夠呢。

袁蘋：那們你要……

許奇：我要繼續到我玩夠了。

袁蘋：難道你還要強迫我不離開你嗎？

許奇：強迫你始終玩我一個。我沒有那種能力，但是我總要設法在這次逢場作戲

上使我不演一個丑角。

袁蘋：你演什麼角色，我都不管，不過老實告訴你，你要我不離開你是辦不到。

許奇：我不能勉強你不離開我，可是同時你也不能勉強我必須離開你。是不是？

袁蘋（沉默了一下）：現在事實已經是這樣了，這星期日我要和一個姓鵬的飛行

員正式結婚，你究竟有什麼要求……

許奇：這位飛行員已經滿二十六歲了。

袁 蘋 這個……（什麼）

許 奇 這個你應當問清楚呀。還有證婚的是他的長官嗎？要和一個飛行員正式結婚，這也是很要緊的。

袁 蘋 難道你懷疑我結婚有什麼作用嗎？

許 奇 沒有什麼懷疑，不過是提醒你罷了。

袁 蘋 你到底有什麼要求，我們無妨公開的談一談。

許 奇 方才我已經很明白告訴你，我要參加昨晚這場戲

袁 蘋 你為什麼要開玩笑？

許 奇 並不是開玩笑，世界是一個大舞臺，人生不過是逢場作戲，你想在那們多

男人包圍中的你，忽然選中了我，我們相好了起來。現在你忽然又偷偷的走了，

留下一封信命令我離開你，這不像一齣戲嗎？

袁 蘋 戲總歸要閉幕呀！

許奇 自然囉！可是戲終究是戲，結尾不能太平凡了。

袁嶽 你要加什麼噱頭呢？

許奇 我想兩齣戲連在一堆演，也許是很好的聯貫。

袁嶽 兩齣戲？

許奇 我們這是一齣戲，自然就要開幕的，這齣「正式結婚」也是一齣戲了。

袁嶽 哼！我懂了！什麼不平凡的結尾，什麼兩齣戲連在一起演，你不過是想用

一些流氓手段來害我。

許奇 我並不恨你。

袁嶽 那們想和他決鬥？

許奇 我並不敵視他？

袁嶽 那們你到底玩什麼把戲？

許奇 這把戲停一會你自然會知道。

袁 蘋 我求你不要開玩笑吧！今天總算你勝利，像你今天這樣罵我，我反而向你說軟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呢！

許 奇 客氣，客氣，勝利還是屬於你的，因為你到底還是要離開我。

袁 蘋 女人到了相當的年齡，自然要找一個歸宿的。我正式結婚也就是要找到一個正當的歸宿，你既然愛我，你總不忍心看着我始終像浮萍似的飄泊吧？

許 奇 難道必須舉行一次隆重的結婚儀式，才算有了正當歸宿嗎？

袁 蘋 這是因為過去我的生活太隨便了，我願意這次用法律和輿論來限制我自己。

許 奇 愛情都不能抓住你，法律和輿論會限制得了你？

袁 蘋 這是我的理想，請你不要管，現在我只求你不要妨礙我。

許 奇 我並沒有妨礙你！

袁 蘋 那們請你離開我這裏。

許奇 我要在這裏等一個人。

袁蘋 不行，凌風就要來了，我不要他見到你。

許奇 我正要見一見他。

魏凌風 (在外) 阿蘋！

袁蘋 嗯哼！(十足洋味的答應)(向許) 請你……請你……(向外) *Wait here!*

魏凌風 (推門而入) 阿蘋！看到許奇，這位……

袁蘋 他……他是……

許奇 我叫許奇，是袁小姐的第九個拋棄的驕夫。

魏凌風 這是怎麼一回事？

許奇 你要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可以細細的談一談。袁小姐，請你到十五

號去陪一陪那位何小姐。

袁蘋 你……

許奇：你放心。我們不會決鬥的。

魏凌風：好，阿薇，你出去！

袁下，許奇出烟盒來，魏誤會他是掏槍，拔槍自衛。

許奇（敬烟）請抽枝烟。

魏凌風：謝謝你，不會（知道是誤會了，手裏的緊張鬆弛了。）

許奇：你也太小心了，我身上只有筆桿，沒有槍桿，雖然我們之間好像有一種衝突，可是我並不是你的敵人。

魏凌風：這個……

許奇：不過你是保衛中華民族的戰士，爲了民族你要愛惜你的生命，這也是應當的。可是你却認錯了你的敵人。

魏凌風：我不會認錯，日本鬼子，和凡是想傷害我的都是我的敵人。

許奇：是的，凡是想傷害你的都是你的敵人。可是你只覺得和你爭鬥的是想傷害

你的，你却不知道真正想傷害你的反是嘴裏說愛你的人呢！

魏凌風 你把我看得太傻了，她拒絕了你，你所以想出這條釜底抽薪的計策，使我懷疑她，不要她了，於是她可以再回到你那裏，你想我會這們腦經簡單就信你的話嗎？

許奇 我並沒這個意思；好，我們不談這個，讓我請教你幾件事情。你知道嗎，袁蘋曾和九個男人同居過？

魏凌風 我知道，這個並不能影響我們的愛情。

許奇 可是她從來沒有正式結過婚。

魏凌風 這個我也知道，兩人相愛，同居就得了，不一定要結婚。

許奇 可是現在她跟你要正式結婚了。

魏凌風 舉行一個儀式，熱鬧熱鬧，也沒什麼不可以呀！

許奇 可是你是一位飛行員。

魏凌風 國家並沒有禁止空軍結婚的法律。

許奇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要說明的是過去几位都是自由職業者，所以她不需要什麼儀式就和他們同居了，現在她要正式結婚的對象却是一位飛行員。

魏凌風 這也不過是一時高興，你爲什麼看得這麼嚴重呢？

許奇 你是一位空軍，對於空軍界的規矩，當然比我知道的多。我現在請教你，如果一位空軍殉國了，是不是有一筆優厚的撫恤金？

魏凌風 是的。

許奇 這筆撫恤金誰有資格去領？

魏凌風 他的父母妻子。

許奇 他的姘頭可以領嗎？

魏凌風 按規定是不可以的。

許奇 如果是這樣你現在可以明白她和你正式結婚的用意了。

魏凌風 你這簡直是侮辱她。如果她不愛我而只是爲了我的保險金才嫁我。那末我始終不死，她不是要始終陪伴着一個我不愛的人嗎？誰肯這樣犧牲呢！

許奇 固然看起來她像是拿她自己身體買獎券。可是這獎券的號碼却是由她做好的。換句話說，你死不死在戰場上，一半靠她決定。

魏凌風 難道她是一個漢奸？

許奇 是不是漢奸我不敢說。可是她這種行爲近於漢奸。你們在空中作戰，本來是很危險的事，要操勝算，全靠你們的健強的體魄，敏銳的頭腦，活潑的精神，熟練的技術，可是她却有使你體魄衰弱了，頭腦遲鈍了，精神萎靡了，技術生疏了的實力。那筆保險金雖然隱藏在保險櫃裏，可是鎗匙就在她手裏。

魏凌風 謝謝你的警告，你這話是正確的，可是你的出發點我知道是由於嫉妒。

許奇 不，這完全是愛民族的心頭傷我的。

魏凌風 好，不管你的出發點是怎麼樣，你要談的話大概已經完了，我們就此結束

半點鐘以後我還有事情呢！現在我們可以叫阿蘋來吧，阿蘋，阿蘋，噢，何小姐也請過來吧！（袁蘋和何安娜上。）

袁 蘋 你們……

魏凌風 我們的談話很圓滿！

何安娜 魏先生的禮服要趕快了，不然那天趕不上多糟呀！裁縫在這裏，我去叫他來代替你量尺寸吧！

魏凌風 對了，我現在還有半點鐘的時間，趁丁律師還沒來，先量吧！

何安娜 我去叫他。

魏凌風 謝謝你！

何安娜 下

袁 蘋 丁律師來？

魏凌風 我們是結婚喜事，請丁律師來作證人呀！

許奇 我的話說完了，聽不聽由你。現在我要去了，再見。

魏凌風 不，我們的事還沒完，請你稍等一會。

許奇 還沒完？

魏凌風 請坐，你抽枝烟，停一會你自然知道，阿蘋，我們的啓事呢？

袁蘋 （拿出啓事來）在這裏。

何引裁縫上。

何安娜 魏先生，裁縫來了趕快量吧！

魏凌風 好，等我在這啓事上先蓋上章（看啓事）噢，你已經都蓋過了。

袁蘋 我預備今天晚上送到報館去呢。

魏凌風 （蓋章畢）好，來量吧。

許奇 我想還是我來記尺寸吧！

魏凌風 謝謝你。

縫縫開始量衣服。

何安娜 不行，不行，太肥，不好看。

敲門的聲音。

魏凌風 進來！

丁律師 (上) 魏先生來了嗎？

魏凌風 噢，丁律師來了，好極了，我還等着您，衣服先停一停再量吧！

何安娜 還是先量吧，噢，停一會也好，量得仔細一點。

袁·蘋 丁律師，請坐。

丁律師 謝謝你，不招呼。

魏凌風 丁律師，我們已經都量了裏子，就差你的了，來量吧！

袁·蘋 你也不讓丁律師休息一會。(雖然這樣說，但是魏仍然把客專送了過來)

丁律師 沒關係，沒關係。（在啓事上蓋章）

袁 蘋 明天就可以在報上登出來了。

何安娜 最好登在電影廣告欄裏，要不然誰也看不見。

魏凌風 丁律師，那一張遺囑帶來沒有？

丁律師 帶來了。

魏凌風 好，你讀一遍給阿蘋聽！

袁 蘋 你爲什麼要預備這東西呢？

何安娜 大喜事的，預備這個多不好呀！

魏凌風 我們軍人以身許國，隨時要準備犧牲的，還是預備了的好，丁律師，請你

讀吧！

丁律師（讀遺囑）「魏凌風現爲中華軍人，自入伍之日起，即以身許國，我妻袁

蘋爲現代女性，頗能自立生活，我妻以外，無他眷屬，一旦不幸淒風驟死沙場，

丁律師 這是兩份，一份由我保存，一份你帶去交你的長官。

魏凌風 好，阿蘋，我現在有一點公事，晚上再見，那啓事你送到報館裏去登吧！

好，再見。

丁律師 我們一堆走。

魏凌風 好，許先生，何小姐，一會兒見。（偕丁下）

許奇 偉大的民族英雄。

裁縫 這尺寸還量不量了？不然可趕不上了。

何安娜 小蘋，你忘了告訴魏先生替我約那位男慣相。

許奇 沒想這戲成了集體創作，好，現在這戲閉幕了，我要走了。對不起，就誤

你洗澡。

袁蘋 （始終一言未發，慢慢的把啓事撕毀了，撲在沙發上哭起來。）

何安娜 大喜事的，你怎麼啦？

幕急落

國難夫人

時間：抗戰第三年

地點：重慶

人物：他

——她

33

景：他的家。說到這家真是簡單的可憐，一個很大的房間只有一床，一桌，二椅而已，床上的被凌亂的攤着，桌上的信箋亂的放着，牆上掛着幾件舊襯衫，床前堆着一些爛襪子。滿地的煙頭，火柴根，空紙煙盒子。字紙鋪得使人無從落腳。

幕開時這位主人——他正在縫西裝的一條破口。

縫。

他（笨手笨腳的在縫，自己也縫壞了）老婆也不來，連衣服破了都沒有人給縫一

她（在門外敲門）請問這裏有空房子出租嗎？

他（針扎了手）哎喲！

她（在外）我是找房子的！

他沒有！真是沒有的事，還有敲着門來找房的。

她（在外）請問這裏有房子出租沒有？

他（發起氣來）沒有，沒有，告訴你沒……（用了很大的力把門一開，本想把這位客人罵絕了，一看是這們一位漂亮的小姐，他自己反窘住了。）你……你……

她 我是找房子的，先生你這裏有空房子嗎？一間，只要一間就夠了。

他 我這裏半間空房子也沒有。

她 那們廚房也可以。

他 我在外面吃包飯，沒有廚房。

她 哎呀，那真是不巧得很。

他 可不是不巧得很。

她 您這間房子到是很大的。

他 可是我還要自己住。

她 您這裏也沒有空房子，那們我還得去找。

他 對了，您還得去找房子。

她 嚶！重慶這地方真討厭，高高低低的爬得累死了。

他 對了，重慶就是這點討厭。

她 我下了船以後，提着箱子，找了一天的房子，腳走疼了，先生，您能不能認我

在這裏坐一坐？

他 這個……可以，可以。

她（放下箱子坐下）先生，總不能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住？

他：住？這裏旅館很多呀，中國飯店，新都招待所都很好，要是總聯旅館太亂，可以住女青年會。

她：都不行。

他：對了，它們這裏房間常常是住滿的。

她：不是，房子倒是有。他們不租給我。

他：不租給你？他們做的是買賣，怎麼會不租，簡直是欺人，你說住那一家，我去替你開房間去。

她：不，因為我沒有居留證，現在加緊疏散，沒有居留證的他們不租。

他：這個……這個可就難了，那們你住到親戚或朋友家裏去。

她：這裏我連一個親戚朋友都沒有。

他：那麼對不起，請您原諒我，我實在想不出法子來幫助你了。

她 您能允許我在這裏休息一會兒，我已經十分感謝您了。不過我今天整整的爬了

一天的坡，實在太累了，您能不能答應我在您的床上躺一躺？

他 在床上躺一躺？我……我的床太髒了。

她 您是單身一個人住在這裏是不是？

他 對了。

她 我一看您這房間我就知道您是一個單身漢。

他 太亂了。我……我每天得去辦公，簡直沒有工夫收拾。

她 （把被子摺起）一個單身男人是常常這樣的。本來收拾房間什麼的，不是男人

幹的事。（代他清理房間）。

他 讓我自己來吧？你不是很累了嗎？你還是躺一躺吧！

她 我這個人有一個怪嗜好，就喜歡清理房間，把房間清理好了，我把累就忘了。

先生，你一定沒有掃帚，我想你們二房東一定有的。

他等我去借。

她要問太太們借東西，還是我去比你會通一點。

他房裏太太願住在樓梯傍邊那個門裏。

她：好，我去借。你可以把桌上不要的信檢出來，我一會兒掃出去。（下）

他：這傢小姐真死，她要是住在這兒……可惜我沒有另外一間空房子。噢，她叫我

整理桌子來的。（忙著整理起來）

她：（在外）謝謝你，我用完就送給你。（入）

他：來，我來掃。

她：哦，這是讓我掃。男人掃地掃不乾淨的，你把不要的紙撕碎了放在臉盆裏，停

一會我送出去。

他：（急忙把臉盆拿過來把字紙放進去。）

她：噫，你為什麼這們多的信呀？

他 因為寄信沒有加價呀！

她 (掃完了地) 完了嗎？把它交給誰，我帶去倒了。

他 不，不，你把掃帚給我，我送去。(搶着送出去。)

(她在房裏整理其他的東西，最後用兩塊磚把她的箱子支在床頭前，他上，)

她 你看這隻箱子放在這裏可以做一隻小茶几是不是。

他 可不是，多們漂亮的一隻小茶几呀！

她 你有一隻小馬蹄表嗎？

他 沒有。

她 有隻小花瓶嗎？

他 也沒有。

她 這邊要擺一隻表或者一隻小花瓶就好了。

他 其實這也夠漂亮了。

她（看到那張桌子）來，幫我把這張桌子抬到這電燈底下（他們把桌子安放好了）。

她 這樣你晚上寫信比較方便些。

他 對了，好極了，我真沒想到。

她（把這房間端詳了一下）好，現在差不多了。

他 你不是累了，需要躺下休息休息嗎？

她 我只要一安定就好像把累忘了。

他 我可不是這樣，我要一安定，就好像更累了，整天要躺着。

她（發現那沒有縫好的破西裝）呀，你在縫什麼？

他 衣服破了一個小口，找裁縫縫，他們都不肯應這個買賣。

她（像是媽媽的口吻）一個單身的男人在外面真是太可憐了。（代他縫起來）

他 可不是，在抗戰以前，這些事我從來沒有做過，真是……小姐就叉劈你的筍，

我真應當怎麼樣感謝你呢？

她沒有什麼，大家都是在外面作客的人，是應當互相幫助的。

他可是我非常抱歉，我沒能幫助你什麼。

她以後我一定有需要你幫忙的地方呀，（沈默）先生您也是下江人？

他是的我家住在上海。

她噢！那我們是同鄉呀！

他您也是上海人嗎？那好極了。

她您什麼時候到四川來的？

他差不多兩年了。

她您的太太呢？

他在上海呢！

她她爲什麼不來？

他這個薄的隆姆一個人帶着小孩子不好走，總得等着有一個伴。

他：你們分別了幾年了？

他：抗戰開始離開她的，差不多三年了。

她：就一直這樣單身生活着？

他：有什麼法子呢？我不能回到上海去當漢奸呀！

她：生活很孤獨吧？

他：寂寞極了，所以除了睡覺在這兒以外，整天只好電影院裏待咖啡館裏坐坐。

她：這樣生活，錢花得很多吧？

他：薪水簡直不夠用，其實物價這們高，這點薪水什麼都不夠，所以只有吃吃玩玩

了。

她：在戰時人們大半都有這種苟安心理。

他：這也不能算是苟安心理，因為一來物價高，什麼都買不起，二來是什麼東西都

會被炸彈炸了，只有吃到底放在肚子裏了，炸彈只要不炸了自己，炸什麼地方，都不用担心。

她 這種心理說輕一點是苟安心理，說重一點就是漢奸心理，哎喲：（針扎了手）

他 怎麼扎了手了？

她 沒滑，沒滑。

他 那種囤積居奇，抬高物價的人才最漢奸心理呢，我們這隨時而安，隨地而安，

與人無爭的怎麼算是漢奸呢？

她 凡是對抗戰抱悲觀，不努力他的前途的，這是消極漢奸。

他 一個炸彈掉在眼前頭，什麼都完了，將來有什麼用。

她 一個年歲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男人，單身的生活過得太久了，心理總有些變態

的。

他 您說我真是想女人想出來的病。

不，我是說假如您太太在這裏，或者是您有一個女朋友，把您的生活照得得很好，您也許不這樣想了。

他 這個……

她 你不想有一個漂亮的房間，你下了辦公回來，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在門口等着你。

他 ………

她 你不想你太太給你弄了很好小菜陪你一同吃晚飯？

他 咳！那裏想得到啊！

她 我只問你不想呢？

他 我想我怎麼會不想呢？我真想吃一點家裏燒的小菜。

她 喏，我說你剛才說的是變態心理吧！好，不要噎扯了，衣服縫好了，你看還將就要得？

他好極了，好極了，我這個笨手一天也縫不好。

她本來這也不是男人做的事，我們既然熟識，以後你有什麼東西可拿去找我縫。

他找你？

她不要客氣，沒有關係。

他可是到那兒……

她噢，對了，我還不知道我住在那兒呢！等我找好房子再來找你吧，好再見。

他怎麼，你現在要走了？

她是，我得去找房子。

他可是天快要黑了。

她就是因爲天快黑了，更得快找住的地方呀！喲，我的箱子呢？

他箱子，在這裏。

她對了，這就是我的箱子，我方才還以爲是你的呢！（過去拿箱子）

他 我預備去買一個馬帶表或是一隻花燈，把裝飾成一個像燈的小茶几呢。

她 對不起，這小茶几我得暫時帶走它，因為裏面裝的都是我隨身應用的東西。

他 這們說，你真要走了麼？

她 自然了，我得趕快去找房呀。

他 可是你還沒休息呢。

她 我在這樣一個乾乾淨淨的房間裏待一會去，已忘了累了。

他 這樣一個乾乾淨淨的房間，你很喜欢這房間嗎？

她 是的，我很滿意。

他 你看這房間很大的不是嗎？

她 可是你自己還要住呀！

他 現在重慶市簡直沒有空房子。

她 就是沒有，不也得去找嗎？

他 你就是跑一通夜也找不到房子的。

她 那只好宿在街上了。

他 那怎麼成呢，重慶常常夜裏下雨。

她 那你說怎麼辦呢？

他 我說，我說你不是很滿意這房子嗎？

她 是的呀！

他 那們我讓給你。

她 你讓給我？你呢？

他 我隨便到那裏去住。

她 把你趕出去，我來住你的房子，這太說不過去了，還是讓我走吧！

他 請你不要客氣。

她 那我太過意不去了，最好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他 兩全其美的辦法？你等一等我一定是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沉默）

她 你這房子不是很大嗎？

他 你的意思是……

她 隔成兩間。

他 隔成兩間？對，對，這辦法好極了，你住一間我住一間，來，我們動手，可是

用什麼隔呢？

她 用什麼隔呢。

他 對了，用什麼隔呢。

她 這屋沒有什麼呢！桌子不行椅子也不行。

他 此外還有兩件襯衣更不行了。

她 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

他 有什麼辦法？

她 我箱子裏有一床被單（開箱子去出被單）你看這東西不是很合用嗎？

他 對了，合用極了。

她 從這窗戶上拴，那邊拴在……（他在找尋一個適宜的地方）

他 拴在那個釘上。（說着就動手拴）

她 （又制止止他）噯！還是不要拴了，我還是走吧。

他 爲什麼？

她 你這裏只有一張床。

他 對了，只有一張床，這總不能隔成兩半呀！

她 所以我還是得走。

他 不不，你睡我那張床，我睡在地上。

她 你這房子不是地板，怎麼好睡呢？

他 沒有地板，嘿我們怎麼這們胡塗，房子租不着，床又不是買不着，一會兒我們

出去，買一張就是了。

她 對了，去買一張來，一張放在這兒，一張放在那兒好極了。

他 這樣我這裏真像一個家了。

她 我暫時總算有地方住了。

他 等到買來一張床，就什麼都弄好了，真是還差一張居住證。

她 居留證我就是沒有這東西，怎麼辦呢？

他 這個我可以替你想法子領，你在什麼地方工作呀？

她 我剛剛到這兒來找職業的。

他 哎呀，沒有正式職業，沒有正式職業是在被疏散之列，不發居住證的。

她 沒有通融的辦法嗎？

他 通融的辦法？能有什麼通融的辦法呢？

她 你不是有職業嗎？

他：甚麼呀？

她：比方填是你的表妹。

他：表妹不行。

她：那們填胞妹。

他：胞妹也不行，得直系眷屬。

她：必須直系家屬。

他：你說這可怎麼填呢？

她：那們就填……填是你的太太。

他：什麼？填是我的太太？行嗎？

她：不行嗎？

他：行！行！行！你叫什麼名字？

她：謝秋芳。秋天的秋芳草的芳。先生你呢？

他 我叫劉家棣。家是國家的家，棣是詩經上棠棣之華的棣。

她 (笑起來) 劉先生你看我們這們住着，居留證上又這們寫着，假如你太太來了，看到了也誤會是真的，那怎麼辦呢？

他 她，她不會來的。其實許多有太太的人抗戰以後都又要結婚了。

她 有太太的人抗戰以後又結婚了？那們抗戰完了怎麼辦呢？

他 怎麼辦？怎麼也會有辦法的，並且這是將來的事，現在何必顧到那們這。好了現在什麼都弄好了，我們可以一塊兒去買床了。

她 現在就去嗎？

他 如果你不累的話，我們可以現在就去。

她 我不累請借我梳子用一用，我要把頭髮梳一梳。

他 梳子有(拿梳子給她)。

她 你的鏡子放在那兒了。

他 鏡子我沒有。

她 難道你不用鏡子嗎？

他 （把窗子打開迎着光）看這就是我的鏡子。

她 喲，這樣的一個鏡子，到很有趣。可是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連一把鏡子都不買？

他 國難期間要一切從簡呀。

她 真是抗戰以來我們每人的生活都比較以前簡單了，（梳完了）好現在可以走了。

他 你箱子裏有重要的東西嗎？

她 沒有什麼重要的都是些隨身的衣服。

他 我給你提著。

她 這裏常有賊偷東西嗎？

他 沒有呀。

她 那們爲什麼要提著箱子出去呢？

他：「你看書又不識這麼好，說不定會有夜襲的，帶着箱子去，碰有警報免得再回來。」

她照這樣重重壓住，出一趟門，就等於搬一回家嗎？

他所以說這個家裏就什麼也沒有，房子不是我的，傢俱也是房東的，衣服都在身

上穿着，炸成什麼樣子都與我無干。

（外面碎然一聲。她狂叫「撲在他懷裏」）

他不要怕。

這不是炸彈嗎？

他不是。這是旁邊造防空洞在炸山。

嚇死我哪？我還以爲是敵機轟炸呢。好，現在走吧。

他走！

他們正預備走，門外有人敲門，那是送電報的。

聲（在外）劉先生電報。

他（我的電報）同她（對不起請等一會）走出去接電報後人（這是誰來的電報呢？）

（拆閱）（寫夫人指令郎已抵……）（急停不念）

她（你的太太來的電報嗎？）

他（不，不是的。）

聲（在處）先生，請你快一點蓋章。

他（來了，來了，）（我的圖章呢？）（各處亂找）

聲（在桌上的一个小盒裏找出來了）是不是這一個？

他（是的？是的？）

聲（在外）先生，請你快一點！

他（來了，來了，）（忙着在收執上蓋了章送出去）

她（看他的電報）（寫夫人指令郎已抵）（即察邊忙着手）（提定箱子預備是）（即）（寫）

他（上，看見她提着箱子要走，制止她）等一等我來替你提，買床早點晚點沒有關係。

她 不，劉先生，我不是去買床。

他 怎麼？不買床了。

她 喔！

他 那們你到那兒去？

她 我去找房子。

他 怎麼你又要走了。

她 我想我還是走了的好。

他 爲什麼？

她 你太太要來了，我在這裏會妨礙你們。

他 你看了我這電報了？

她對不起我沒得你的允可就看了。

他這個。這個。……

她好，我們再會吧？

他（阻止吧）不，不，你不能走。

她不，你還是讓我走的好。

他你看天黑了。今天晚上你住到那兒去呢？

她我……我到街上走一夜。

他那麼麼成呢，並且到了明天你還是會找不到住的地方的。

她我……真是討厭的地方。

他你還是暫時住在這兒吧？

她你們的太太……

他唉，那怕什麼，她剛來香港，從香港到這兒要繞海防，昆明，貴陽至少將走三

個月。

她 三個月也是很快的。

他 三個月時間很長呢，到時候再說，並且路上說不定就許沉了船，翻了車，你看近來不是在連沉了兩隻船嗎？

她 那們現在只好……

他 只好在這兒住下來再說。

她 那們也只好……

他 走，我們去買床吧！

她 好聽！

他 喂你的行李呢？

她 行李我沒有呀？

他 沒有行李，那麼真床做什麼？

她不買，睡什麼呢？

他買了床，沒有被褥也是不能睡呀。

她可以租得到嗎？

他跟房子一樣，租不着。

她那們……

他那們……

她那們總不能把這張床也隔開兩邊呀。

他把床也隔成兩邊，我看也只有這樣辦了，你看用這枕頭隔在中間。

她被子也要隔成兩半，不然我不睡。

他：好，好，也隔成兩半，枕頭那邊你蓋，枕頭這邊的我蓋。

她：這麼小的床怎麼擠得下兩個人。

他：沒辦法，只好擠一擠，要是把枕頭去了，地方還大一點。

她：（洗臉了）會！我有點怕！

他：不要怕，我有一個很熟的大夫。

——幕落——

人財兩空

時間：一個夏天的晚上。

地點：北方的一個小村子裏。

人物：

馬寡婦

馬大嫂 馬寡媳的兒媳

二娃子 馬寡婦次子

大娃子 馬寡婦長子

李保長

大壽子

景：一間北方鄉間的房子，房間裏除了一些普通陳設以外，一口大甕，一只立櫃爲必須的道具，台上有二門通暗間，後角一門通外。

幕開時，屋裏沒有人，兩扇窗子都開着，桌子上點着一盞油燈。院子裏有人說話，那是馬寡婦和馬大嫂的聲音。

馬大娃子他媳婦。窗戶怎麼還不關起來？

媳天兒熱，我開着透透氣！

馬裏間的開着也是透氣嗎？你怕把糧食熱着嗎？

嫂：裏間，那裏間的。等我上完茅廁就去關。

馬：叫你做事總是推三阻四的，要是有個賊進去偷了我的糧食，瞧我不要你的命才怪呢！

一會兒。一娃子悄悄的進來，進來就奔向那口櫃，拿出一個包袱來，選了一兩

件好的，正要走，聽見門外罵大嫂回來了，他一時無處可藏，藏到缸裏去了。

嫂（上）進來呀！你還怕屋裏有人嗎？

犬（背着包袱上）真沒有人嗎？

嫂有人。我藏着一個野漢子呢？

犬我到不是說這個，我是怕……

嫂怕我讓你當王八是不是？

犬我怕有人知道，我的命就完了。

嫂你說什麼？有人知道，命就完了，咱們是爲了龍鳳帖，弄了天地花堂，明媒正

娶的夫妻，又不偷偷摸摸的，誰能不讓她漢子回家看老婆！

犬不是，我……

裏屋仆通一聲。

犬什麼？

嫂 這不是那些耗子。

大 裏屋真沒有人嗎！

嫂 裏屋有……

大 裏屋有誰？

嫂 有那八口缸，缸裏滿滿盛着糧食。你怎啦？回家來這們疑神疑鬼的。

大 你不知道，等我告訴你。你先把窗戶關上。

嫂 沒想到那老不死的大天罵我偷人，今兒個我真像偷人啦！（一邊說着一邊把窗

戶關上）說吧！我不知道什麼？

大 你不知道，我是在前綫開小差回來的。當兵的開了小差，逮着就槍斃。

嫂 噢！這們一回事，我還以為你藏在茅廁裏不進來，是要捉我的奸呢！

外面狗叫起來，有人喊：「我看見打這兒跑過去了。」

大 糟糕，糟糕，有人來逮我了。

正準備躲，又有人嚷：「逮着了，逮着了！」接着小狗叫的聲音。

嫂（笑了）我的傻孩子，聽你嚇的那個樣，別怕，逮的不是你。

大 逮誰！

嫂 逮二爺逮他的小花狗。

大 他媽的，養他媽什麼狗，三更半夜的這們大嚷小叫，嚇老子一駭。有錢的人真是他媽的開的。

嫂 得了，得了，人家養狗，關你個鳥事。出門大半年，回得家來，你到也說說你在外做了官沒有，賺了錢沒有。

大 賺錢？瞧瞧，這是什麼！（示包襖）喂，你他媽的這披麻帶孝是幹什麼？
嫂 你問那老不死的去。

大 （大吃一驚）怎麼，媽怎麼啦？

嫂 別號心，那老不死的死不了啊！

大 那們是給誰穿的！

嫂 給你穿的！

大 給我穿的。

嫂 你上次來信不是說已經開到龍纏了嗎？沒幾天，那老不死的說她作了一個夢，夢見你給鎗打死了，就硬逼着我給你穿孝。

大 她老人家也真是老背灰了。

嫂 誰說不是，她恨不得馬家的男的都死絕了，女的進門都守寡，好給馬家擇貞節牌坊。

大 得，現在別穿這個了，我給你帶回好衣裳了，（打開包袱，取出一件大紅襖）瞧，大紅緞子的，你這輩子穿過嗎？

嫂 唷，這緞子可真柔軟呀！

大 沒吃過豬肉，你還沒見過豬跑？這叫軟緞！

嫂 不是新的？

大 跟新的也差不多，來，換上，咱們今兒再入一次洞房。

嫂 拿着吧，我不希罕。

大 怎麼着，這還拿糖呀！

嫂 不知道跟那個娘子入洞房給做的，現在人家不要了，跟我這兒賣人情來了。

大 瞧你這人不問青紅皂白就吃醋，告訴你，這是我開小差時候打的啓發。

嫂 打什麼？

大 你這人真笨，這都不懂，打起發就是搶。

嫂 搶就說搶吧，偏要說什麼打這個，打那個，還說我笨。

大 說搶多難聽呀！

嫂 說你還怕難聽，那們你還搶！

大 得了，得了，別挑眼了，快快穿上吧！

媳 搶來的？我不穿，有礙體氣。

大 搶的？做的，你穿着人家誰知道。來，把孝褂子脫了。（幫着大嫂把孝褂子脫了，換上大紅襖。）他媽的，人是衣裳馬是鞍，瞧，這個一穿戴，簡直是西施大

美人了嗎！

嫂 你回來了，還走不走？

大 不走？不走待在這兒等人逮去鎗斃了。

嫂 你捨得我？

大 捨不得你，可是我也捨不得死呀！

嫂 我跟你走！

大 你跟我走？

嫂 我跟着這老不死的這日子我沒法子過。

大 你可不應該老這們罵他老不死的。

嫂 我偏罵老不死的，老不死的！

大 她究竟是咱們的媽呀！

嫂 媽！媽有咒兒子的？媽有罵媳婦偷漢子的？

大 你聽她的！我相信你不會偷人就得了。

嫂 那可說不定。我剛才不是告訴了你說我這屋裏藏着一個野漢子嗎。

大 要是真有，那我逮着就把他打死！

嫂 真的？

大 我說得出就幹得出！

嫂 那我這屋裏真藏一個呢！

大 真藏着一個？

嫂 對！你找吧！

大 是真的！在裏屋嗎？

嫂：不是。

太：那們藏在坑洞裏嗎？

嫂：沒有。

木：準是藏在缸裏了。

嫂：也不對，告訴你吧，就在這兒呢！（指大）你掐死他呀！

太：（恍然大悟是受了騙）媽的，你拿老子耍着玩，老子揍不爛你。（善意的去打

她）

嫂：別鬧，別鬧，當心把那老不死的吵醒了。

太：她老人家已經睡了嗎？

嫂：這時候還不睡得費多少燈油呀！

太：二娃子還整夜的耍錢嗎？

嫂：賭是他的命，那還能戒的了。

門外有人嚷：「一定在這兒」，「對了，這裏的牆矮」，接着，就是打門的聲音。

李（在外）馬老太太，馬老太太睡着了嗎？（打門）

大（噴，這回真有人來了，怎麼辦？）

李馬老太太，馬大嫂，開一開門呀！

嫂來，你先藏一藏！

馬（在外）大娃子他媳婦，瞧瞧外面誰打門？

打門更急，大嫂把大娃子藏在櫃裏，包袱也擡進去，把櫃鎖上。最後套上她的

孝褂子。

馬（在外）死鬼，你睡死了？

嫂來了，來了，也得等我穿上衣裳呀！（說着匆忙的跑出去）

大嫂出去開了街門，李保長和大壽子進到院中。

嫂（在外）李保長，這們晚到這來有什麼事呀！

李（在外）今兒從來的壯丁跑了一個，還拐了一支盒子。

嫂（也隨着進來）跑了就得快去逮呀！

李是呀！所以我們在各地方找啊！

嫂那你不能找到我屋子裏來呀！（馬老太太走到門口）媽，你瞧，保長這們辦可不對，咱們娘兒倆都是半漁人，保長深更半夜的帶着人到咱們屋裏來，讓人傳說起來：成什麼話呀！

馬是呀，我們馬家五代貞節牌坊，可不能讓人家胡說什麼。

李真是對不起，是剛才有一個壯丁拐了一隻鎗跑了，我們各處找都找不到，你這裏離着隊部又近，膽又矮，我想也許他會跑到這兒來，你們都睡了不知道。

嫂我們馬家有了五代貞節牌坊了，我看保長多半有點氣不忿，所以深更半夜的找到我屋裏來找什麼壯丁子，壯鏢子的。

李這……這……

幾 我們馬家的貞節牌坊，不是在錢家來的，不是打起來搶來的，是巴巴結結守了
 幾年守來的，保長要是氣不憤，那得叫你們家的女人也去守！

馬 保長不是我瞧着他們做晚輩的在你跟前教律戒不管，實在是我們辛辛苦苦的
 守着寡熬爲的一個名聲。不要說什麼肚丁跑不進來，就是一個公蒼蠅也飛不到馬
 家的屋裏。

李 是的，是的，你馬府上的人，坐的正，立得端，誰還能有什麼話說，就拿大嫂
 子來說吧，大嫂輕輕的守寡，不是一點挑剔沒有嗎？

嫂 所以保長今兒晚上帶着人來抓毛病來了。

李 那兒的話，那兒的話。

嫂 老實告訴你吧，我裏屋藏着野漢子呢，你可以進去搜，反正丟人是丟馬家的人。

李 你這們說，我們可不能找了。

嫂 你能這們深更半夜的帶着人到年輕寡婦的屋裏，這又有什麼不能呀，這幸虧媽

起來了，在這兒看着，不然這虛什麼話呀！

馬 保長，有什麼事咱們還是到院裏說吧。

壽 我看那傢伙說不定就在這兒。

嫂 什麼大壽子，這話是你說的，好。你來給我搜，你要搜不出來，我不到你們門口上吊去，我就不是我們馬家門的兒媳婦，你來捉奸我屋裏野漢子多着呢！你捉吧，（大哭大鬧）我的天呀，你拋下的我好苦呀！你怎麼不帶我去呀，讓我留人家欺侮呀！

李 出去，出去。（向馬）馬老太太，你勸勸大嫂別生氣，大壽子這孩子不會說話，

好，我走了，打攪你們睡覺。

嫂 你們別走，咱們今兒非鬧出個幫是幫底是底不可。

壽 好，我就搜！

馬 大壽子，你搜，那可不行，只有反叛才得抄家的罪名，我們馬家可犯了什麼

舞？

李 大壽子，你跟他們婦道人家吵什麼，出去！（壽下）

馬 要是有人真在我們院裏，我馬老太太準宰了他腦袋送給你們去，你們自己搜可

不行。

李 好，就這們辦吧，我們走了，大嫂別生氣。

馬 送李下，女擦乾了眼淚，準備去開櫃子。

馬 （上）大娃子他媳婦。

嫂 媽，您還沒睡吶？

馬 把你的孝褂子擦起來！

少婦畏縮不動。

馬 叫你擦起來！

嫂 （擦起來，露田大紅襖）這……這……這……

馬：我早知你這不要臉的賤貨會偷人的，剛才還裝得那麼正經，我要不爲了馬家的門風，我早叫他們搜了。

嫂：媽，這是他給帶回來的。

馬：他帶賤貨，你還有臉說他呢！你說，你說，藏在那兒呀（各處的找）？

二：（從甕裏伸出頭來）媽！

嫂：你……

馬：是你，好，好，沒想到我親馬家居然出了這亂倫的醜事，我先打死你這畜生，

再和這潑子算賬。

平：媽，您先別打，您不知道。

馬：我是不知不知道？我知道早打死你這畜生了。

二：媽，您先別生氣，聽我告訴……

馬：我不要聽這不要臉的臭事。

二 我哥哥回來了。

馬 你哥哥回來了？

嫂 對了他回來了。

馬 胡說八道，你哥哥早死了，把給我托夢說他被鎗打死了。

二 您真是越老越胡塗了，那是夢呀，他現在真回來了。

馬 真回來了，在那兒？

嫂 就在櫃子裏。我放他出來。（打開櫃子）

大 悶死了，悶死了。媽！

馬 老大，你真回來了，我這不是作夢吧？

大 媽，這不是夢，是真的。

馬 不是夢，是真的，好老大，告訴我們怎麼會回來的？

大 媽，你可千萬別嚷，我是開小差回來的，要是人家知道了，就要送去鎗斃的。

媽，您瞧我還給您捎了衣服來了。

二 喝，綬子的，這可以當不少的錢呢！

馬 二娃子，你到這兒幹什麼的？

二 我……我……

馬 幹什麼的說！

大 對了，（向嫂）你怎麼把他藏在屋裏來幹什麼的，你說呀！

二 我要錢又輸了。

嫂 你來偷我來了。

二 沒有偷着。

馬 天生的下賤胚子，爲什麼會藏在缸裏呢？

二 我聽見嫂子回來，我就藏在缸裏了。

大 李保長來找什麼人？

利 跑了一個壯丁。

大 別真在這屋裏吧！

馬 什麼，真在這屋裏！

嫂 你是疑惑我……

大 不，剛才我進來的時候，裏屋不是你通一聲，你說是耗子嗎？

嫂 哨，對了，我裏屋的窗子還沒有關呢！

大 那準是，你去瞧瞧！

嫂 我怕，你去瞧吧！

馬 你就是一個懶鬼，我叫你關，你總不說關上。

他們有的端着燈，有的拿着棍子，一齊往裏屋走，剛到門口，壯丁出來，雲着

鎗、

壯 讓路，不然我就開槍，（把他們嚇住了）你搶的東西呢？

大 在這……在這兒。

壯 給我包好了。

大 是……是……

壯 拿過來！

大 是……是……

壯 對不起，這東西你不是好來的，我借去用用，再見（退到門口，李保長一支鎗抵在他背上）

李 對不起，我知道這裏有玩弄，所以我踴躍過來了。

壽 大嫂子，馬家的清白我們是知道的，不過今天可要對不住了。

李 我們本來是捉拿避役的壯丁，沒想到順便逮了一個逃兵。告訴你們這樣犯法的事總是逃不脫的。

大 李保長您……您饒了我吧！

壯 李保長……您饒了我吧！

馬瘦 張長你饒了他吧！

李 對不起，這是國家的事，我沒那們大的權。走吧！這就是你搶來的不是？拿着。

大 咳！

壯 咳！

李 馬老太太，打擾你們睡覺了。走！（推二人下）

嫂 這可真守了笑了。

馬 小婿那都是你害的。

嫂 老不死的，都是你鬧的。

二 得……人財兩空，你們還說什麼！

幕終

本劇原爲拙作三幕六場劇「活神仙」中之第三幕第一場，後該劇在第二次刪改將本場全刪，加以修改另成人財兩空獨幕劇。

編者附識

封鎖線

時間：抗戰第二階段

地點：封鎖線上

人物：

甲 五十多歲的農民

乙 偽護路隊士兵

丙 游擊隊X支隊長

景：山坡，古樹，落日，殘霞，像一幅構圖優美的圖畫，這張圖畫被一條鐵道隔

成上下兩半。在這圖畫的右面，——我們看不到的地方，繞過山坡有一條公路和鐵道交叉，從鐵道路基下面經過，引伸到鐵道的那一邊的深山中去了。

幕開時，在殘霞落日中，甲睡在樹底下睡着了，一條紅纓槍抱在懷裏，紅纓在隨風蕩着。

正當他熟睡的時候，乙沿鐵道的左端橫着鎗走過來。

乙（看見甲睡在那裏，招呼他）嘿，溜二大爺，溜二大爺！得，又睡着了。（走上坡去，用腳踢了踢他）。嘿，醒醒吧！

甲（猛咕咚的醒了，提起紅纓鎗就往山坡後面藏）什麼，游擊隊，從那一邊來的？從那一邊來的？

乙 醒醒吧，醒醒吧，嘿！

甲 怎麼，不是游擊隊來了嗎？

乙 是我！

甲 噢，何老總。我還以為是游擊隊呢！

乙 你叫游擊隊給嚇掉了魂了吧？做夢也惦記着游擊隊。

甲 不，不，我不怕游擊隊！我是打聽游擊隊從那邊來的？我打他們去！

乙 （輕視的）得了，得了，你還打游擊隊呢！

甲 你別瞧不起我，我鬍子雖然這們一把，可是手勁還不小，游擊隊來了，我就是這們一鎗一個。

乙 你真敢，跟游擊隊幹呀？

甲 那邊假的了。

乙 你有胆子？

甲 沒有胆子，人家日本人就會選我在這兒守路口了？

乙 那們你是有胆子嚟！

甲 那還用說。

乙 可是為什麼聽見游擊隊就拉着鎗往後頭藏呢？

甲 那我是……我是……

乙 那是怎樣着？

甲 那我是想爬到坡上去看看游擊隊打那一邊來的。

乙 得了，別挨罵了。你是算定了游擊隊到這兒來，不過就是想穿過鐵路，你這們一藏，兩下裝看不見，過去就算了，是不是？

甲 不，不，不！

乙 不用瞞我，你一擺尾巴，我就知道你要往那一邊飛。

甲 你這可是冤枉人！

乙 我一點都不冤枉你。你說吧！你放過多少游擊隊去了。

甲 我一個也沒放他們過去！

乙 不能吧？

甲 我真沒放過，不信，我可以賭咒！

乙 那牙疼咒賭不賭的不吃勁。你沒放他們就好。假設你要放了呀……

甲 我沒放！

乙 你聽我說完了的。你要放呀！……

甲 我沒放！

乙 我知道你沒放，我是這們說，你要放呀！……

甲 我實在沒有放過呀！

乙 你這人這麼……我這不是直說是「假設」嗎！

甲 噢，噢，假設，假設，那您說吧！

乙 你要是放呀……（學甲的口吻）「我沒放。」是不是？

甲 您到替我說。您說吧，我要放他們怎麼看？

乙 你要放呀，不用日本人不答應你，我就饒不了你。聽見沒有！

甲 聽見了。

乙 我不能讓你白做人情，我跟着你受掛累，你知道日本人常常自己來巡查的。

甲 可是……

乙 可是什麼？

甲 可是我就憑着這們一條梭標怎麼擋得住人家呢！

乙 你懷裏不是有發下來的「偷兒」嗎？

甲 有呀！

乙 你看見他們老遠的來了，你就掏出偷兒來吹，我就聽見了。

甲 您聽見了，您來和他們打嗎？

乙 那是當然了，誰叫咱們幹了這份護路的差事的呢？

甲 護路還帶管打游擊隊嗎？

乙 這是外找，昨兒日本人下了命令來：說不管甚麼連着一個游擊隊，活的五十塊，死的是三十塊。交上去就領賞。一連連上這們一個，——就說是死的吧，每月就是九百大洋呀。這差事那兒找去。

甲 可是這也不容易呀？

乙 這也沒什麼不容易，只要你胆兒大。溜二大爺，你碰機會也幹他們幾個，闖幾十個花花。

甲 我可沒這份能耐。

乙 你剛才不是說提着鎗是要打游擊隊的嗎？

甲 那不過就是那們說說，您還不懂嗎？

乙 也難怪，你這們大的年紀了，那兒打的了。這們着吧，你在這兒瞧着，有游擊隊過來，你就吹哨兒叫我，等我領了賞多少分你幾塊。

甲 那我先謝謝您了。

乙 不用謝，你別再睡覺，留神望着就得了。得，我走了。

這時候號後頭有一個背包袱的人，——那是丙，在聽他們說話。

甲 回來見，何老總。

乙 回來見。(往原路走去。)

甲 何老總，何老總！

他這門突然一叫，把丙聽得藏到坡後頭去了，把乙嚇得急忙跑回來。

乙 有游擊隊嗎？在那兒？

甲 沒有，沒有。

乙 那你嚷什麼？

甲 我是想問一問游擊隊從那一邊來？

乙 我知道他從那一邊來呀！

甲 那末我看看那邊呢！

乙 那一邊都得看着。

甲 那我怎麼看得了四面呢？

乙 四圍你就看不下了啦！我管着一里地長的一根線可怎麼管的呢！

甲 我怕我正看着那面，他們回來要從後邊來了呢？

乙 你不是本頭人呀，你不會老轉圈嗎？

甲 轉圈？

乙 對了，站在那兒老轉圈。

甲 對，這到是一個辦法。

乙 得，我得走了，別回來那邊再發生什麼事情。（往原路走去）

甲 何老總！

乙 （又轉身回來）又是什麼事？

甲 我跟你打聽，游擊隊逮了咱們或是日本人有賞沒有？

乙 游擊隊是窮光旦，他們怎麼會有賞。

甲 那們他們不會來逮咱們嘍！

乙 不會，不會，他們竟去那個挨揍的。得，我走了。（往原路去）

甲 何老總！

乙 （又回來）你可真夠麻煩的，又什麼事，說！

甲 噢，噢，沒什麼事，你看我這們轉對不對？

乙 對，對，對（又往原路走去，走了兩步，停住）叫吧，叫吧，何老總。我這兒等你呢！

甲 得了，不叫了，您請吧！

乙 可多留神呀！

甲 沒錯，您放心吧！

乙 下，甲一個人在那裏轉，轉了一會兒，又蹲下了。

甲 （用手捶着腰）哎唷呵！

丙 （從右面上來）潘二大爺！

甲 我這兒留神瞧着呢！

丙 潘二大爺？天這們晚了，您還在這兒守着呢？

甲 是呀，我這兒守着呢！噢？不是何老總，你是誰！

丙 怎麼，潘二大爺，您會不認識我了。

甲 你是不是游擊隊？

丙 怎麼潘二大爺，您真不認識我了？

甲 等我瞧瞧你。我不認識你呀！

丙 您是忘了，您瞧，我怎麼會認識您呢，您是潘二大爺！

甲 是呀，讓我再瞧瞧。

丙 這個認識了吧？

甲 我還是不認識！

丙 也難怪，這們多年了。您不記得我小的時候拉您一坑頭屎了？

甲 拉我一坑頭屎？那是誰啊？唔，是小櫃子，你是小櫃子嗎？

丙 您眼力真好，隔了這們多年，您還認識呢！

甲 不對呀，小順子離家才三年來的呀！

丙 可不，您記得真清楚，我離家都三年了。

甲 你不是游擊隊吧？

丙 我餓死我也不當游擊隊，您放心吧！您還住在原來的那兒吧？

甲 不，搬到鐵道西邊去了。

丙 是呀，您原來是住在鐵道東邊來着。您原來那所房子呢？

甲 讓日本人給平了。

丙 爲什麼給平了？

甲 因爲靠着鐵道太近，怕藏游擊隊。

丙 咳！那所房子怪不錯的，平了真可惜。

甲 誰說不是呢，那房樑是地道柏木的，門窗也是上好的黃松。

丙 真是，那房子材料又好，又寬綽。

甲 房子到不見得寬綽。

丙 對了，那房子前邊的院子挺寬綽。

甲 噢，你還記得那個院子？

丙 那我怎麼會不記得呢，那院子裏還有……

甲 有一顆大榆樹。

丙 我小的時候還爬到那榆樹上去摘榆錢呢。

甲 我那大小子就是跟你們一塊上樹摘榆錢，摔壞了腿了嗎！

丙 對了，我還忘了問大哥呢，大哥在家嗎？

甲 別提了。他要是在家我還不至於被日本人抓來守路口呢。

丙 他到那兒去了？

甲 他被日本人拉去當伙夫啦。

丙 甚麼時候走的？

甲 走了有兩年了。

丙 代錢回來了嗎？

甲 還有錢呢。連信都沒有一封。

丙 大哥又不在家，莊稼活兒又少一個入給地幫忙兒了。

甲 還談到有人幫忙兒呢，現在莊稼簡直沒法種了。

丙 那是怎麼回事呢？

甲 日本人下令來了，要警察出一個人給他們看鐵道，我家大小子又不在家，只

好我來囉！

丙 幹嗎看鐵道呀？

甲 你聽我說呀。這一帶不是打前年就屬日本了嗎，可是游樂隊還不放手，不是來

偷錢這呀，就是帶着大隊人從這兒打穿兒。日本人就派我們在這兒看着。

丙 一個人也看不住呀！

甲 他們沿鐵道上的人多了，還有護路隊，有日本兵，只要有游擊隊來了，我們這兒一發槍兒，他們就都來了。

丙 您就這們四天晚上的給他們看着呀！

甲 可不是嗎？您想我整個人耗在這兒，家裏又沒人，莊稼靠幾個老娘兒們，這種得出來什麼。

丙 咳，真是年頭趕的，您這們大的歲數還受這份罪。

甲 這也是前輩子造下了孽了。

丙 這樣吧，您回家休息去，今兒晚上讓我來替您看着。

甲 那可不行，日本人時常要來查看的。

丙 他查看，見這兒有人就得了嗎。

甲 他們把姓名，年歲像貌都記在簿子上了，換了人他們一查就查得出來。

丙 你不用管，您只管回家歇着去，他們來了，我有話對着他們。
甲 那敢情好，這一個來月我就沒得好好的睡過一夜，每天夜裏就在那片草堆裏睡。

丙 得，您今兒好好的睡一夜去吧，這兒的事交我了。

甲 那辛苦你了。

丙 您別客氣，這是我們晚輩應當的。

甲 好，我去了，你可得留神看着呀！（往右手走去）

丙 交給我，準保沒錯，您請吧！

甲 （停住）你可別睡覺，待一會我就來換你。

丙 我不睡，您多睡一會兒不要緊。

甲 好，我去了。（走了幾步，又停住了）噢，我還忘了把這個玩意兒交給你。（從懷裏掏出槍子來。）

丙 什麼玩意？

甲 甯兒，假如有游擊隊來，你就欺這個甯兒，何老總一聽見這甯兒，就來了。

丙 得，您交我吧。這我辦得了。（接過甯子來、）

甲 好，我去了。（去了幾步又停住了。）不過……

丙 又什麼事，潘二大爺！

甲 我說小順子，你不是游擊隊吧？

丙 游擊隊？游擊隊就是土匪，我餓死也不會當土匪呀！

甲 游擊隊也不都是土匪，年輕的人都喜歡幹這個。

丙 可是我並不是。

甲 也許你不是，不過我得小心點，還是我自己在這兒看着吧！

丙 那何必呢。

甲 不，不，把甯兒還我。

丙 您還是去休息吧！

甲 你不還我嗎？

丙 您怎麼放着福不去享呢？

甲 我要你還我啷兒！

丙 得，得，還您。其實我這是何苦呢，要我這罪受。您自己看着吧，我去了。

甲 你去，好吧，你去吧！

丙 剛走了幾步，甲喊住他。

甲 嘿，我說，你不是小順子吧？

丙 我怎麼不是小順子呀！

甲 怎麼不大像呢？

丙 不大像？那可太奇怪了。恐怕是您眼睛……

甲 我眼睛怎麼着？我眼花了是不是？我眼花了會看出來你不是小順子！

丙 您別生氣，我是說您眼力真好，我在外邊跑了好幾年，您方才一看就看出來我是小順子。

甲 是呀，我年紀雖然大了，可是眼睛並沒有花。再有十年不見你，我也認得出來你是小順子。你瞧你那臉上的小酒渦，我頂記得清楚。

丙 我臉上的酒渦？（忙附合他的話說）對了，對了，我的酒渦還有呢。溜二大爺，這們着吧！您不想回去睡覺，咱們爺兒倆聊聊天！

甲 聊聊天？你也不回去嗎？

丙 我在這兒陪着您，您瞧，我懷裏還有一瓶子酒，咱爺兒倆喝幾盅。

甲 （忽然的生了氣）我的爺兒呢？我的爺兒呢？（掏出爺兒來就要吹。）

丙 （急忙的制止了他）二大爺，二大爺，您這是幹什麼？

甲 幹什麼，我叫何老總來，你不是小順子。

丙 我不是小順子，我是誰吶！

甲 你是游擊隊。

丙 二大爺我也沒得罪您，您何必冤枉我是游擊隊呢！

甲 你要小肚子，會不記得我是在理門，不抽煙，不喝酒的。

丙 對了，對了，您是在理門，不抽煙，不喝酒的。

甲 那末你拿酒讓我。

丙 真是，我記性真壞，潘二大爺你是在理門的，那徐二大爺才是喜歡喝酒的。

甲 徐二大爺，那一個徐二大爺？

丙 就是……就是……就是那個一人來高，一把鬍子的那個徐二大爺。

甲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們一個徐二大爺呢？

丙 您怎麼會不記得了，您不是常跟他聊天嗎！

甲 我常跟他聊天的？你是不是說那個瞿老頭呀？

丙 對了，對了，就是他。

甲 不對呀，他不喝酒呀！

丙 他喝！

甲 他不喝！

丙 他喝嘛！

甲 他不喝嘛！

丙 他……

甲 （又掏出槍兒來吹）

丙 （制止他）您又幹什麼？

甲 我還是覺得你不是小順子。

丙 我怎麼又不是小順子了昵！

甲 瞿老頭明明不喝酒，你爲什麼說他喝酒呢！

丙 咳，您不知道，您是不喝酒的，所以他當着您不喝，其實他背着您整天喝酒。

甲 噢，敢情還有這同一回事。

丙 我還能冤您嗎？

甲 明兒我得同開他去。

丙 您不喝酒，咱們爺兒倆還是聊天吧！

甲 聊吧！

丙 聊吧！

甲 聊吧！

丙 聊什麼呢？這們着吧。您在這兒是看着游藝隊的，您就聊聊游藝隊吧！

甲 聊游藝隊？

丙 您可別吹哨兒，不聊這個聊別的也行。

甲 要說游藝隊話可長啦。日本人現在還花錢逮他們呢！

丙 游藝隊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定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吧！

甲 說他們兇那也不覺得，他們對老百姓倒是挺好的。

丙 那末日本人爲什麼這們怕他們，要花錢逮他們呀？

甲 因爲他們神出鬼沒的竟和日本人爲難。常常一個日本人走單了，不知道怎麼回事，腦袋就沒了。火車開着開着忽然就翻了。

丙 那們總在這裏替日本人看鐵道，不是也很危險嗎？

甲 誰說不是呢？

丙 那不會不幹嗎？

甲 不幹，那兒行呀，日本人派定了你，就不許你不幹。

丙 那們幹這事一定有很多錢吧！

甲 錢，一根錢毛也見不着呀！

丙 又沒有錢，你真犯不上替他們幹這危險的事。

甲 爲得是要他們的良民證，一家子才能在這兒住家呀！

丙 不過，你總可以逮幾個游擊隊去領賞的。

甲 得了，我遠遠游擊隊呢，人家不給我幹了，就算是我祖上的德行行了。

丙 那末游擊隊來了，你不逮嗎？

甲 人家不招我，我逮他幹什麼，不過小順子，這可是咱們爺兒倆背地裏的話，你可別說呀！

丙 我那兒能說呢！可是二大爺，游擊隊來了，你怎麼辦呢？

甲 那我有辦法。

丙 你有什麼辦法呢？

甲 我呀……我睡覺。

丙 睡覺？

甲 我一睡覺什麼都看不見，他們過去就算了。

丙 二大爺，有你的，這主意真高。

甲 這就叫光棍不吃眼前虧。

丙 那末，二大爺，你現在睡覺吧！

甲 現在睡覺？不，咱們爺兒倆還聊天呢！

丙 不，你還是睡覺吧！

甲 幹嗎？

丙 因為我們有人要從那條路過去。

甲 你們！你們是幹嗎的？

丙 我們就是游擊隊。

甲 你們就是游擊隊？不能吧！

丙 真的，我不冤你。

甲 你要是游擊隊，我可就要逮你了。

丙 好吧，只要你忘了所受的日本人的欺侮，你就逮住我去領賞吧！

甲 你要真是游藝隊就好。（掏出一條繩子來給丙）給你！

丙 怎麼，還要我自己來綁我自己嗎？

甲 不，把我繩綁起來。

丙 幹嗎？

甲 這樣你們過去就不會連累我了。

丙 您不會跟我們一塊走嗎？

甲 跟您們走，再來了誰放你們呀！

丙 對，那末，二大爺，我可就真網了。

甲 別客氣，快網吧！

丙 （一面在網他，一面在說）您常這們幹嗎？

甲 不常這們幹，我身上那兒會有這們現成的繩子。

丙 （網好了他）二大爺，對不起您了，我走了。

甲 喂，你們有多少人？

丙 七八十個。

甲 可快一點過呀！

丙 我就指揮他們過，好，再見了，二大爺！

甲 回來，回來。

丙 什麼事？二大爺！

甲 我說你倒底是誰呀？

丙 我嗎？我不是總說的那個小順子。

甲 我說不像嗎？

丙 好，再見，二大爺。

甲 好，再見，我不送了。

丙 掏出一面小旗在坡上招展指揮游擊隊穿過鐵道。

丙 二大爺，我們過完了，我得走了。

甲 不行，不行。

丙 還有什麼事嗎？

甲 這兒的事還沒有完呢。

丙 什麼事？

甲 我懷裏還有一塊布，掏出來給我堵在嘴裏。

乙 您預備的真周到。（掏出布來給他堵了嘴）得，您這兒睡得舒坦了吧？再見！
丙 匆匆下，一會兒乙上。

乙 二大爺，二大爺！得，又着了！

甲 （呻吟着）

乙 嘿，聽，這說夢話呢！（走上去用腳踢了踢）醒醒吧！怎麼，讓人給網上了！
怎麼，嘴也堵上了！（忙爲他解開）你這是怎麼一回事？

甲：我……我……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正在這兒轉着圈，就被人弄倒了。
給捆上了。

乙：一定是游擊隊！

甲：對了一定是游擊隊！

乙：你看見了嗎？

甲：我看見了。

乙：往那邊跑了？

甲：穿過鐵道往東去了。

乙：那我得追他們去！

甲：對了，趕快去追，還追得上。

乙：像很英勇的提着鎗追去。

甲：何老總，何老總。

乙 別就誤我，我得去追他們，我就不怕游擊隊！

甲 何老總，他有二三百人啊！

乙 才三五百人，那怕什麼！他們往那邊去的？

甲 他們穿鐵道往東去了。

乙 胡說八道，他們往東去幹嗎！

甲 他們是往東去了嗎！

乙 我說你胡說八道，就是胡說八道，他們一定是往西去了。

甲 他們是往……

乙 往西！

甲 對了，是往西。

乙 你可看準了？

甲 沒錯，我看準了。

乙 看準了往那邊去的？

甲 往……往西！

乙 得，我往西追他們去。這三五百人交給我，準跑不了他們。（匆匆持鎗追下）
甲 （發現繩子被他帶去了）嘿，嘿，何老總，把繩子給我留下，我還有用處呢！

幕

第
一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814.5...
770
登錄號...I 1563...

劇本選輯之五

正 式 結 婚

實售一元二角

著 者 周 彥

發 行 者 唐 性 天

總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民生路一〇一號

北碚南京路十五號

桂林中南路一七〇號

商務日報印刷廠

社址：商業場市商會內

廠址：會家岩五十八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 刷 者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一日初版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七三七號

中華

1.29